

论阿拉伯国家的合与分

王京烈

战后中东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如同“政治流沙”有极大的不可预测性。中东地区大多数国家是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变化对中东政治有极重要的影响。阿拉伯世界复杂多变的政治气候,频繁的分化组合构成了战后中东政治发展中的一大特征,也使中东局势更加动荡不安。本文论述的阿拉伯国家的“合”与“分”系指阿拉伯世界中主权国家之间的国家关系的发展与变化。研究阿拉伯国家的合与分问题不仅有助于认识战后阿拉伯国家取得独立后的政治发展史,对正确把握中东政治格局的变化也将不无补益。

(一)

阿拉伯世界的合与分是国际关系研究范畴,但阿拉伯历史、文化同样对其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

公元7世纪,源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在先知穆罕默德领导下完成了全境的统一后,就在伊斯兰教旗帜下迅速向外扩张。7世纪中期阿拉伯帝国的中心移到大马士革,称倭马亚王朝(661~750年)。公元8世纪中期帝国的版图包括了今天的阿富汗、印度西北部、伊朗、高加索、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岛、北非沿海地区和西班牙等地,成为疆域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阿拉伯帝国不仅实现了对上述地区的统治,还使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在这样一个幅员广阔、民族众多的地区迅速传播,特别是通婚制加快了伊斯兰教和

阿拉伯文化的传播,并使当地居民逐渐被同化为阿拉伯人。例如在有着悠久法老文明的埃及,曾是信仰基督教的国度。当阿拉伯帝国在公元640年前后征服埃及后,当地居民很快就皈依了伊斯兰教,仅约200年时间埃及就基本完成了阿拉伯化。西亚地区的一些突厥部族和闪族支派以及北非的柏柏尔部族的情况也是如此。阿拉伯帝国作为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约存在了400年(以1055年塞尔柱人进入巴格达作为阿拉伯帝国解体的标志),尽管“阿拉伯人”已经不完全是源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了,但统一帝国的长期统治,共同的语言、文化、宗教使境内居民形成了一个统一民族实体,推动了阿拉伯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阿拉伯文化。

阿拉伯文化是阿拉伯帝国境内人民共同创造的。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伊朗等地是世界文化发达较早的地区。阿拉伯征服者带着原有的文化(主要是语言和宗教)与被征服人民长期共同生活,又吸收了希腊和印度文化因素,长期融合、相互渗透,最终形成了对人类文明有重要贡献和重大影响的阿拉伯文化。阿拉伯帝国曾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中国的四大发明、印度的数字和十进位法等都是经它传到西方的。而阿拉伯文化在欧洲古希腊罗马文化与近代文艺复兴文化之间,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中古时期的阿拉伯文化在数学、天文学、化学、医学、哲学等领域都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文学和建筑艺术方面也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传世之作。

阿拉伯帝国虽然解体了，但阿拉伯文化并没有消亡。伊本·西纳^①所著的《医典》在12至16世纪被西方医学界视为权威著作。伊本·鲁希德（1126~1198年）的哲学思想则在黑暗的中世纪欧洲独步一时。光辉灿烂的阿拉伯文化更是成为维系阿拉伯人心理认同的纽带，使阿拉伯民族能够承受住处于分裂状况的900年，其中对阿拉伯民族性危害最大的是奥斯曼帝国的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统治。为了民族振兴、抵抗外族侵略，阿拉伯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可歌可泣的振兴壮举。例如，萨拉丁^②抗击并消灭十字军主力，收复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19世纪初期，沙特王朝统一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到19世纪中期，不仅统治着埃及、苏丹、还占领了阿拉伯半岛大部 and 叙利亚等地，只是由于英、俄等列强的干预才未能最终统一阿拉伯世界。

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体系在全世界的确立，使全球从封闭、分散的状况变成一个整体世界，它同样也冲击着中东封建制度，促进了阿拉伯民族意识的觉醒。阿拉伯民族主义起源于19世纪下半叶，是一种以共同语言、宗教、历史、文化和共同地域为基础的政治文化思潮。阿拉伯民族主义最早产生于地中海东岸的夏姆地区（现今叙利亚等地）。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主要主张是推广使用阿拉伯语，复兴阿拉伯传统文化等，主要代表人物也是一些文化人。20世纪初发展成政治运动，主张实现独立，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它是与阿拉伯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交织在一起发展起来的。1908年，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成立了“阿拉伯-奥斯曼兄弟会”。1909年又成立了“文化俱乐部”和“卡哈塔尼亚协会”。^③1911年成立了“青年阿拉伯协会”。在青年阿拉伯协会的推动下，阿拉伯人大会于1913年在巴黎召开，阿拉伯各地区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

作出了一些决议，要求土耳其政府改变现状，保证阿拉伯人的政治权利和参加中央政府；在阿拉伯省区实行分权自治；要求阿语与土耳其语同为官方语言。^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麦加谢里夫侯赛因决定借助外部力量来实现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的计划。在得到英国许诺之后于1916年发动起义，并宣布侯赛因为“阿拉伯国王”，到1918年已占领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部分地区。但是英、法帝国主义却没有允许阿拉伯地区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而是以委任统治的方式瓜分了阿拉伯大部分地区。这一时期活动虽然没能实现建立统一独立阿拉伯国家的目标，却使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各地出现了一些民族主义政党，民族独立运动日渐高涨。1931年在耶路撒冷召开的全阿拉伯代表大会，1933年的巴格达代表大会，1937年的布鲁丹会议，1938年的开罗会议和1939年的伦敦会议等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些会议已不再是强调阿拉伯统一的必要性了，而是商讨阿拉伯独立和统一的具体方案和行动纲领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虽然未能实现建立一个统一阿拉伯国家的目标，但是却推动了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并对战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阿拉伯历史给当今的阿拉伯世界留下了两样遗产：1. 同

^① 伊本·西纳，拉丁名阿维森纳(AVI CENNA)，980~1037年被称为“医中之王”，代表着中世纪阿拉伯医学最高成就。

^② 萨拉丁(1138~1193年)，生于现伊拉克境内的提克里特，曾建立了阿尤比王朝，1169~1193年在位，在抗击十字军战争中战绩辉煌，至今仍被尊为阿拉伯民族英雄。

^③ 源于“卡哈塔尼”——阿拉伯先人，也门地区原始部落首领，后称王，是阿拉伯半岛第一位君王；与北支首领阿德南是同一时代的人。

^④ 参见《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文版)，埃及复兴书社1962年版，第379~382页。

一性。阿拉伯统一帝国的形成和长期统治最终使境内居民形成现今的阿拉伯人，他们拥有共同的历史、语言、宗教、文化和共同的地域等，这些特征使当今地缘政治中仍有一个从阿拉伯海湾到大西洋东岸的广阔的阿拉伯世界。2. 差异性。阿拉伯帝国解体后，约900年处于异族统治的分裂状况。帝国主义的分而治之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又使阿拉伯各地区具有很大的差别，并最终形成今天的19个阿拉伯国家，各国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别。阿拉伯历史遗留下的这种同一性和差异性既是同时存在的，又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侧重点有所不同，并从不同角度作用于当代阿拉伯世界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和国家关系的发展进程之中。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现代阿拉伯民族国家相继出现在中东政治舞台上。从第一个阿拉伯现代民族国家（也门，1918年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宣布独立）的出现到最后一个阿拉伯民族国家（阿联酋，1971年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统治）实现独立，经历了约半个世纪。随着现代阿拉伯民族国家的建立，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调整与发展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不同形式的“合”（合并、统一、联盟等）与“分”是其主要特征。

阿拉伯国家联盟 1945年宣告成立，这是战后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泛阿拉伯组织。最初由埃及、沙特、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等签订了《阿拉伯联盟宪章》的七国组成，现发展为成员国21个^①。阿盟的宗旨是：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协调彼此间的政策；捍卫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全面考虑阿拉伯国家的事务和利益，促使各成员国在经济、财政、交通、文化、卫生、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密切合

作。成员国相互尊重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得以武力来解决争端。阿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是首脑会议，并设有理事会和秘书处。阿盟还在联合防御、经济、教科文、新闻等诸多领域设立了20多个专门的委员会和机构。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1958年2月1日埃及和叙利亚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合并成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同月21日经公民投票表决后阿联正式成立，纳赛尔任总统。纳赛尔成为当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认为，阿拉伯统一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最高阶段，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最崇高目标。埃叙的合并也与此有密切关系。同年3月阿拉伯也门与阿联又组成阿拉伯联合邦。1961年9月叙利亚发生军事政变，遂脱离阿联。阿拉伯联合邦也宣布解体。

阿拉伯联邦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成立加强了阿拉伯共和势力，也使封建君主国受到很大压力。1958年2月约旦国王侯赛因和伊拉克国王费萨尔宣布成立联邦，并由费萨尔任联邦元首。1958年7月14日，卡塞姆为首的军人发动起义，推翻了伊拉克的费萨尔王朝，阿拉伯联邦实际只存在了5个月。

阿拉伯邦联 1963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分别执政后，就开始和纳赛尔政府商讨联合问题，并在同年4月签订了《开罗宪章》，宣布分阶段成立邦联（又称三国联盟）。后因三国关系紧张未能最后成立邦联。

阿拉伯共和国联邦 1969年12月，埃及、利比亚和苏丹签署了《的黎波里统一条约》，宣布建立三国同盟。1970年11月三方进一步达成协议，决定将于1972年1月成立阿拉伯共和国联邦，但事隔不久苏丹因国内问题退出，叙利亚决定加入协定。1971年4月17日，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三国政府宣布将把三国统一为阿拉伯共和国联邦。同年

^① 包括索马里和吉布提。

8月20日，三国首脑在大马士革签署《阿拉伯共和国联邦宪法草案》和《大马士革宣言》。由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三国元首组成的联邦总统委员会于当年10月在开罗举行第一次会议，萨达特被选为共和国联邦总统委员会主席。后因埃利边界冲突升级和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利比亚和叙利亚先后同埃及断绝外交关系。

阿拉伯伊斯兰共和国 1974年1月8日，卡扎菲经过多次努力终于与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达成协议，决定利突两国合并为“阿拉伯伊斯兰共和国，但仅时隔4天布尔吉巴就改变了初衷，两国合并未成反目为仇。

埃及苏丹一体化 1974年2月11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和苏丹总统尼迈里在亚历山大签署了《政治行动与经济一体化纲领》，宣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中开始一体化进程。1982年10月12日两国首脑又在喀土穆签署了《一体化宪章》，规定在10年内完成一体化。1985年苏丹发生政变后两国关系降温，1987年两国签订了《兄弟宪章》，废弃了尼迈里时期的《一体化宪章》。

拒绝阵线 1977年12月，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民主也门和巴勒斯坦领导人在黎波里举行会议，并发表宣言，成立反对同以色列进行任何妥协的拒绝阵线。拒绝阵线成员国宣布与埃及断交。

叙伊联合行动宪章 1978年10月，两个“同志加兄弟”的阿拉伯复兴党执政的国家签订了联合行动宪章，并成立了最高政治委员会和统一政治领导机构。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叙利亚与伊拉克断交，并支持伊朗。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1981年5月25日，海湾阿拉伯6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曼、卡塔尔、阿联酋和巴林宣布成立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其宗旨是实现成员国之间在一切领域内的协调、合作和一体化，加强和密切成员国人民的联系、

交往和合作，以达到统一；推动6国工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建立科学研究中心，兴办联合项目并鼓励私营企业进行合作。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最高权利机构是最高理事会，主席由各国元首轮流担任。委员会还设有部长理事会和总秘书处。委员会每年年末召开首脑会议。6国的外交、国防、石油和财经等大臣也定期召开会议，商讨6国和海湾地区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以便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领域进行协调、合作和采取联合行动。

阿拉伯非洲联盟 1984年8月哈桑国王和卡扎菲在乌季达签署了摩洛哥和利比亚结成联盟的条约，联盟的最高机构是首脑委员会，下设政治、防务、经济、文化和科技委员会，并设立联盟法院。1986年因哈桑国王会见以色列总理佩雷斯使摩利关系恶化，8月联盟解体。

阿拉伯合作委员会 1989年2月16日，埃及、约旦、阿拉伯也门和伊拉克4国首脑宣布成立阿拉伯合作委员会，其宗旨是实现成员国最高层次的协调，密切民间在各方面的联系，寻求经济上最大限度的互利合作，致力于建立共同市场，在经济、文教、科技等领域逐步实现一体化，最终实行阿拉伯经济统一。1990年海湾危机爆发后，由于埃及参加反对伊拉克的多国部队，该委员会实际已经解体。

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 1989年2月17日，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毛里塔尼亚5国宣布成立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其宗旨是在尊重成员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充分协调各方面政策、立场，扩大5国之间的有效合作，并同其他地区组织和集团进行合作，优先实现经济一体化，最终实现阿拉伯统一。联盟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元首委员会，此外还设立了总秘书处、外长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后续工作委员会和一些部长级专门委员会。

也门统一 民主也门和阿拉伯也门历史上是一个国家，后分别独立，双方都主张统一，但其统一进程也是历经磨难。1970年和1972年曾两次达成有关统一的协议，但因边界冲突和政治分歧使两国关系恶化。1989年3月，南北方内阁联合委员会在萨那举行会议，成立“统一的政治组织委员会”，11月双方签署了《统一宪法草案》。1990年5月22日，决定统一为也门共和国。

阿拉伯8国集团 1991年3月6日，海湾6国、埃及和叙利亚签署了《大马士革宣言》。8国在宣言中强调，将以阿盟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作为阿拉伯共同行动的准则，建立一种全新的阿拉伯秩序；为了应付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将在政治、安全、经济等方面协调、合作；将在联合国决议基础上全面、公正解决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致力于地区安全与稳定，并与有关国际机构合作使中东成为无核武器、无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地区。

叙黎特殊关系条约 1991年5月19日，叙利亚和黎巴嫩签订了特殊关系条约。条约规定为了两国的稳定与安全 和 共同利益，双方将在政治、经济、安全、科技文化等领域进行最高级的协调与合作，并成立由两国总统组成的最高委员会和两国总理组成的执行机构和其他的专门委员会。

以上我们谈到阿拉伯世界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从其“合”（姑且不谈其成功与否）的基本类型来看，主要可以分为：

1. 通过签订条约、协议进行协调与合作，例如，《大马士革宣言》、《叙黎特殊关系条约》等；

2. 建立国际组织（或称区域组织），例如，阿拉伯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马格里布联盟、阿拉伯合作委员会等；

3. 建立联邦或联盟，这主要有阿拉伯联邦（约、伊，1958年）、阿拉伯邦联（伊、叙、埃，1963年）、阿拉伯非洲联盟（利、

摩，1984年）等；

4. 统一或合并为一个国家，主要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拉伯伊斯兰共和国、民主也门和阿拉伯也门统一。

阿拉伯国家的“合”，就其规模而言可以分为三种，即双边、多边和区域合作。合作的领域一般都比较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从合作的程度看，既有具有一定程度的协调、合作（如阿盟、马格里布联盟等），也有带有结盟或比较紧密战略协调性质的合作（如阿拉伯邦联、海湾合作委员会等）。还有少数国家进行了合并和统一，这是国家合作关系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因为合并或统一后就不再是双方或多方的合作关系，而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出现在国际社会）。

尽管阿拉伯的政治领袖们站在阿拉伯共同文化、语言、宗教和共同历史的基础上，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从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出发，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尝试，但是这些努力多数是不成功的，有的甚至连结盟或合并的协议都未来得及实施，计划就流产了。到目前为止，80年代和80年代以前出现双边、多边结盟或合并已无一存在^①，只有一些区域组织，例如阿盟、海湾合作委员会和马格里布联盟仍保留下来。它们和90年代出现的也门统一、叙黎特殊关系、阿拉伯8国集团一起接受时间的考验。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其他地区的国际合作呈现规模上的全球性、内容上的广泛性、合作关系上的稳定性等特点。而阿拉伯世界的国际合作却出现频繁的分化组合。这

^① 一些阿文刊物往往把1971年成立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作为阿拉伯国家国际合作关系的“典范”，笔者未敢苟同，其原因是阿联酋是由7个所谓酋长国“Emirates”构成，而不是7个独立主权国家“states”所组成的。

是什么原因呢？众所周知，国际合作关系发展总要受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那么，让我们先来看看阿拉伯国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

1. 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国际合作从根本上讲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随着国际联系扩大而发展的。刚刚取得独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阿拉伯各国普遍比较落后，许多地区尚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殖民主义的掠夺加剧了这些国家的贫困，而有些边远地区仍处在封闭的自然经济中。不难看出，这种经济状况是很难为阿拉伯世界的国际合作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的。

2. 处在转变时期的阿拉伯世界。直到今天，阿拉伯社会仍处在一个转变时期，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发达的工业国过渡的转变时期。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决定了阿拉伯社会的发展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同时存在着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和最贫困的国家。这种情况使殖民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诸多矛盾（边界纠纷、民族矛盾等）时而加剧。而纳赛尔主义、复兴社会党意识形态的兴衰和伊斯兰势力的兴起则使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中心”不断转移。此外，初建的阿拉伯现代民族国家还处在不成熟的幼年期，政治文化体系特别是法律体系尚待完备，处理国家关系更显得“涉世不深”，而“朝令夕改”了。

3. 大国的干涉和影响。这是影响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外部条件。中东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使其无可避免地成为大国争夺的对象。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为自身利益在中东的争夺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大国在该地区组建的军事联盟（例如巴格达条约组织、美以战略联盟等）更是直接打破了该地区的均势平衡，对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变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阿拉伯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国家关系的调整原本就不可能一

蹴而就，而是一个相对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反复出现合与分也就不是什么怪事了。

“合”与“分”是两种代表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向的事物。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关联、渗透，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以往阿拉伯国家关系每次变化的具体动力、原因都不尽相同，但我们仍可以发现一些具有共性的因素。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变化总是以各自的国家利益为基础的。以前提到各种合并、结盟均在此例，无论那种趋向的发展，实际上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国家利益（无论是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还是长远利益、现实利益或普遍利益、特殊利益等）。“合”是为了在相互依存的情况下，借助整体优势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分”则是为了维护自身特色，独立自主地追求自身国家利益（或统治阶级的利益）。

“合”（联盟）的长期存在反映了利益关系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例如阿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

“合”不能持久最根本的还是反映了相互依存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动态变化。也就是说，以利益关系为核心，随着国家利益关系的转变而发生变化：

——政局重大变化或政权更迭改变了原来的利益关系，使联盟解体。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拉伯联邦和埃及苏丹一体化（进行了十多年）皆因盟国发生革命或政变而解体。

——地区强权政治使盟友利益不能完全实现。纳赛尔利用阿拉伯统一的旗号扩大埃及的影响和实力，使埃、叙、伊三国联盟告吹。

——重大事件的爆发改变了力量对比和利益关系。萨达特访问以色列，哈桑国王会见以色列总理引起盟友的抵制，使阿拉伯共和国联邦和阿拉伯非洲联盟先后解体。埃及媾和还遭到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反对，“拒绝阵线”也因此产生，阿拉伯联盟面临危

机。伊拉克吞并科威特招致埃及参加反伊多国部队，使阿拉伯合作委员会名存实亡。

——政治领袖在决策上的随意性往往使一些“美好愿望”背离了利益关系，这种联盟通常是不稳定的、短暂的。卡扎菲视阿拉伯统一为“历史责任”，在其执政后的20多年中曾先后5次结盟，其中有4次已经失败。

——由意识形态因素促成结盟因缺乏社会经济基础（超越了现实利益）而很难持久。伊拉克和叙利亚同是复兴党执政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是不容怀疑的。在两国复兴党执政初始时也有过“蜜月时期”，但双方在争夺党的领导权、幼发拉底河水分配、伊石油过境等问题上的分歧使蜜月匆匆结束。为反对埃以和约，伊叙曾重新结盟，但终因缺乏基础而画上句号。

那么，对阿拉伯世界现存的“合”应该如何评价呢？我们认为，阿拉伯联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是比较成功的。首先，它们经受了时间的考验（长的近半个世纪，短的也有10多年的历史）。在中东长期动荡的风风雨雨中，特别是经历了70年代末对以战略的重大分歧、对埃抵制、总部搬迁和90年代海湾战争的考验后仍继续存在，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其次，在地区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两个组织自成立以来均召开过10多次首脑会议，阿盟开过近百次理事会协调合作。在制定、调整对以战略、维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和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调解两伊争端、维护黎巴嫩的统一、独立和寻求政治解决黎问题、解决海湾危机、调解利比亚与西方争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做出了多种积极努力。^①两个组织还与欧共体保持着协调关系，定期召开部长级会议。再次，在组织内的许多领域有广泛的合作。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合作扩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阿盟理事会上下设从政治、经济到新闻、人权、气象等16个专门机构。阿盟的其他机构组织还有防

务理事会、内政部长理事会、广播联盟、劳工组织、民航理事会等等。海湾合作委员会在成立初始就达成了经济合作协定，第7次首脑会议（1986年）就政治、经济、军事一体化问题进行了磋商，并通过了成员国公民可在6国自由投资、经商和获得贷款的决议。第10次首脑会议还通过了在三年内统一6国对外关税和建立相应经济机构的决议。今年5月又决定成立高级安全委员会，以加强海湾国家的防卫能力。

这两个组织能够延续至今最根本的原因是基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阿盟成员国在反对外来势力（早期为反对殖民主义）干涉上有着长期一致的利益，因此能够在共同历史、文化的基础上长期团结合作，在解决地区矛盾冲突中协调利益关系，一致对外。

对海湾合作委员会来讲利益的一致性首先是安全利益。海湾小国地少人稀^②，很难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影响。相互依存的结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不安全因素，还使成员国实现了更多的利益和发展。如果没有结盟，很难设想在与欧共体对话中会有巴林的一席之地。成员国发展程度接近（社会发展水平、模式以及政治体制等）还使其利益接近，逐步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密切联动关系。

阿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都是地区性组织，成员国都是主权国家，在加强合作的同时也照顾到了各具差异的各国利益，使每个政治实体拥有独立性。两个组织所不同的是前者更具有广泛性、代表性，后者则更具地区特色，合作的程度也更为密切。我们认为，这两个组织在今后将继续发展并发挥其作用。

^① 为调解利比亚与西方的争端，今年阿盟就已召开了两次部长级特别紧急会议。

^② 主要指科威特、阿联酋、阿曼、卡塔尔、巴林，其中卡塔尔和巴林两国人口加在一起尚不足100万。

马格里布联盟、阿拉伯 8 国集团、叙黎特殊关系的基础和形成原因则与东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大相径庭。马格里布联盟的成立主要是为了寻求一致的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付欧洲统一市场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但是成员国之间在政策体制、意识形态上的差别、社会发展程度上的差距，以及悬而未决的边界争端等问题不仅将影响到整体经济利益，还可能危及联盟的存在。

8 国集团的基础是“并行的利益关系”^①，是阿拉伯世界中实力与财富的结合。在海湾战争刚结束的情况下，海湾富人俱乐部似乎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就与埃及、叙利亚结盟了。然而对“洋保镖”的青睐（科威特、巴林已分别同美签订了军事合作条约）已经表明 8 国集团内部不和谐和结盟基础的脆弱性。

叙黎特殊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不对称的相

（上接第 51 页）

的毕业生有 90% 改行从事实业、管理或行政工作。

最后，政府有关政策的影响。如前所述，30 年代以来沙特中央政府的机构不断扩大，职能日益增加，因此对人员的需求不断增长。为了保证对稀缺的人力资源的控制，政府规定所有受过教育和培训的公民均须为国家工作至少 5 年。既然国家垄断了大多数大学毕业生，私人部门不得不主要依赖外籍技术管理人员，而 70 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对外籍人员的输入也基本上采取放任的态度。80 年代以来政府的政策仍未改变。1980 年颁布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一次提出把人力“沙特化”作为发展目标，其核心即增加沙特人在高级行政管理人员中的比例。沙特阿拉伯文官局局长图尔基·K·阿尔-苏德里指出：“沙特化的哲学适应于下述事实，即没有一部完善有效的行政机器，社会经济的发展决无可能完成”。外籍人员大量从事技术和其他专业工作，保证了这一战略的顺利实施。

综上所述，40 多年来沙特阿拉伯高等教育的发展极为迅速。1960 年，高等教育的普及率只有 0.25%，而 1987~1988 年度已高达 16%。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培养了一批批具有新思想的政治家、行政官员、教师、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

互依存关系，西方传播媒介认为这是“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的翻版”。这种消极的不对称依存关系本身就决定了叙黎特殊关系的脆弱性。联盟可以改变力量对比的作用决定了它既可以抵消不安全因素，也可能加剧不稳定因素。虽然两国结盟既没有抵消不安全因素，也不构成对以色列的威胁，但以色列却难以容忍。它无视叙黎特殊关系，继续对黎南部进行轰炸、袭击。最近黎巴嫩南部的武装冲突不断升级。黎巴嫩实际上不大可能得到叙利亚的真正保护。

有鉴于此，可以较有把握地说，此类“合”是很难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的。而一旦有幸言中，阿拉伯世界势必出现新的分化组合。

^①〔美〕威廉·奥尔森：《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第 10 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没有他们，沙特经济的现代化和国家机器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沙特的大学毕业生主要集中于政府机关、教育系统及私人服务部门，进入生产部门为数不多。换言之，沙特大学生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作用主要是中枢指挥（公共行政）和后勤保障（包括教育在内的服务部门），生产部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连私营服务部门都基本上依赖外籍人员，而且后者的人数大大超过沙特人员。这种对外籍智力资源的依赖可称之为“人才内流”（Brain Gain），而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人才外流”（Brain Drain）问题适成对照。随着高教的迅猛发展和经济衰退的到来，80 年代中期沙特的大学毕业生开始面临寻找工作的问题。首都利雅得的政府机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饱和了，外省的行政职务日益成为争夺的对象。同时，沙特的高等教育第一次出现了停滞的势头（表 1），而一向被冷落的理工科专业开始受到青睐。毫无疑问，沙特的高等教育已经走过了早期以外延式为主的发展时期，它需要从专业结构和学制诸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否则，所有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沙特化”的目标将遥遥无期，难以实现。